

精勤修習普賢十大願

編者按：本文摘錄自《普賢行願品講記》。該文為自立法師於二〇〇九年正月十五日，在菲律賓隱秀寺太虛講堂，為大眾宣講〈普賢行願品〉時，所作的開示（包括經題、品名、釋義）。由法淨法師記錄，施淑好與蔡仁耐兩位居士整理。

自立法師（1927~2010）德學兼備，解行雙圓，自民國四十七年離臺赴菲律賓弘法，即於菲國闡教利生，大轉法輪，受道俗共仰，緇素咸敬；深受僑校學生愛戴，並獲僑務委員會多次頒發優良教師獎。法師曾創辦《慈航季刊》綜合雜誌，以通俗文辭闡揚佛理，攝化初機信解佛法。為發揚慈航法師提倡的「教育、文化、慈善三大救命圈」之精神，更籌設「菲律賓慈航施診中心」，施診施藥，拯疾救苦。其一生宣講不輟，著述無間，弟子信眾徧及宇內。

現在先把〈普賢行願品〉這一品題簡略地解釋一下：

一、**品**：甚麼叫品？品是品類的意思，把一類一類的東西歸納在一起，加以說明，就稱為品。就世俗來說，如飲食品、出產品等等；就佛法來說，如〈無常品〉、〈無我品〉等等。

二、**普賢行願品**：這一部〈普賢行願品〉，是將普賢菩薩所有的十大行願，全部歸納在一起，加以一一說明，所以叫做〈普賢行願品〉。這品題當中有人有法，人，就是普賢，是一位菩薩的德號；法，就是行願，是這位菩薩所修的法門。在這品經文裡，不但說明了普賢菩薩所發的十大願心，同時也說明了普賢菩薩以這十大願心，作為所修行的行門，所以叫做行願。

行是屬於實踐方面的，願是屬於理想方面的，看起來好像是兩回事，實際上它們之間有密切的關係。在

● 施淑好、蔡仁耐
● 法淨法師 記錄
● 自立法師 講述
整理



菩薩行者的立場來說，行與願是絕對不可缺少任何一方面的。假使只有行沒有願，不論你怎樣地勤行，結果總是浮泛而無所歸宿；要是只有願而沒有行，不論你發怎麼樣的大願，結果勢必成為空想而不能實現。所以佛法行者，必須行與願互相資助，不要以為互不相關，把它割裂分開來。我們要知道，唯有以行填願、以願鞭策行，才能成就無邊功德，而達到清涼地。

本品完全是說普賢菩薩的十大願心，也就是完全說普賢菩薩所修的功德。除了行願，沒有說到別的論題，所以專門立這一品，叫做〈普賢行願品〉。

三、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：在「普賢行願品」五個字的上面，還有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」八個字，應該要加以分別說明：首先說明「境界」，然後解釋「解脫境界」，再加上「不思議」來說明「不思議解脫境界」，最後，再解釋「入」字。這樣，對於入不思議解脫境界這個問題，就可以了解啦！因此，這八個字，在品題中，有它的重要性，對它應該有切實的了解，不可以隨便放過去！

（一）「境界」：這兩個字，在佛法中，是我們常提出來講的。因為一個學佛的人，在修行達到相當的程度時，一定會有一種境界現前。可能有人會問我們：「你最近用功修行，曾經得到什麼境界？」凡真修學佛法的人都會碰到這樣的問題。

其實，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境界，小孩與大人的境界不一樣，各類眾生的境界也不會一樣。好像天人也有各別的境界；牛、馬、豬、羊，牠們也有各別的境界；乃至地獄以及餓鬼各類眾生，同樣也各有各別的境界。

講到境界，範圍非常廣泛的。我們所接觸到的外界境界，有的時候雖然屬於同一樣東西，但個人的因緣業報不同，認識不同，所看到的也就不一樣了。舉個佛經中常見的例子來說：比如我們所看到的

水，不管它是飲食用的或是洗滌用的水，在同樣的人類，都認為是水，可是在天人看來，認為那是透明的玻璃，覺得非常可愛。但水中的魚、蝦等水族動物，牠們以為是宮殿，當作自己的房屋居住。還有餓鬼界的眾生，由於他們的業力，以為是人們身上長瘡所流出的膿血，雖然腹中饑渴，但並不能得到受用。這四類眾生，由於業報不同，認識的境界，也就不一樣了。

又好像我們所看到的同一個境界，由於情緒不同，所生起的感覺，也就不一樣了。比如在花前月下，本來是很平常的，一般看來，是花是月。因為你的情緒好，覺得花兒好像在向你微笑，月兒好像在向你跳躍，使你感到無比歡欣。可是，在一個滿懷愁緒的人看來，他以為花兒在嘲笑他，月兒在愚弄他，使他感到無限的淒涼！可見，外面的境界好與不好，並沒有決定性，總是隨著我們的心理轉變而轉變的。因此，我們對於境界的認識，不要看得太認真，以為境界這樣就決定是這樣子，事實上它是千變萬化，無限差別的。

世間的眾生，對於境界的認識，不管有怎樣的不同，但是，還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接受任何一個境界的時候，在認識上，總覺得它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東西，而生起了牢固的執著。結果，不但不能受用境界，反而被它所束縛！因此，我們眾生所有的境界，只可稱為「境界」，不得稱為「解脫境界」，「解脫境界」只有出世的聖人才具有的。

總而言之，所謂境界，是通於凡聖的，凡夫有凡夫的境界，聖人有聖人的境界，但說到解脫境界，那只有出世三乘聖者才具有。三乘聖者的境界，為什麼稱為「解脫境界」？這問題我再詳細地分別解釋如下：

（二）「解脫境界」：境界和解脫，各有高低不同的地方。以世間的境界說，如果我們對別人所做的事情不表示同意，就會說：「他不應該這樣做法。」可是，另外有人會這樣講：「你不應該不同意，要知道



他這樣做法，是因為他的境界高人一等，觀點也就和我們不一樣了。」根據這話來看，我們可以知道人類的境界，也有高低的差別。再拿讀書來說，一般的書生，大都愛好作詩，同樣一個題目，各人所作的詩都不一樣，例如，有人批評說：張君作的詩，境界比較高，李君作的詩，境界就比較低了。這就是從詩中，可以看出詩境界的高低來。人類的境界尚且是這樣，凡夫與聖人，境界有高低的差別，自然不用說了。

以凡聖的境界說：凡夫的境界低，聖人的境界高，這是誰都可以想像得到的。但是，出世三乘聖者的境界高，究竟高到什麼程度？這是我們所要知道的。其實，道理很簡單，就是聖人所證得的境界，已經斷除了煩惱，消除了惡業，任何一種境界再也不能束縛他了，他已經獲得身心的解脫，自由自在。這一種境界，是超越凡夫所有的境界。

以解脫境界說：三乘聖者雖然同樣得到解脫境界，但這中間還是有高低的不同，因為有一類的聖人，所證得的境界，只可說是解脫境界，而另一類的聖人，所證得的境界比較超脫，比解脫境界還要更高一級，稱為「不思議解脫境界」。

解脫境界與不思議解脫境界，當然有很大的差別。如以三乘分別，解脫境界是二乘人所有的，不思議解脫境界，是大乘菩薩所有的。二乘聖者所有的境界，為什麼可稱為「解脫境界」，而不可稱為「不思議解脫境界」？這因為二乘人所有的境界，還可以想像得出來，還可以用口講出來，還可以用筆書寫出來，所以只可稱為「可思議解脫境界」，不能稱為「不思議的解脫境界」。

佛法有兩個專有名詞，一個是「生死」，一個是「涅槃」。生死代表繫縛這一方面，涅槃代表解脫這一方面。一般以為這兩種是相互對立的，要證得涅槃，必定先要了脫生死，生死如不能了脫，涅槃是絕對不能證得的。我們如果將繫縛與解脫，互相交換來說明：要想

獲得解脫，必須要先解脫繫縛，如果繫縛一日不能解除的話，解脫也就一日不能證得。這一種定律，不只是我們聽來覺得很合乎邏輯，就是二乘聖者聽了，也會覺得是合乎邏輯的，因此，他們就生起離開生死，期望證得涅槃的要求。要想求得這樣的境界，首先就是要離開人間的紛擾，到深山窮谷去苦修，才能夠逐漸斷除煩惱，了脫生死，最後才能夠證得解脫。這一種解脫境界是可想像得出來的，所以稱「可思議的解脫境界」。

（三）「**不思議解脫境界**」：不思議解脫境界，是屬於大乘菩薩所有的境界。這必須從生死說起：一般凡夫聽到生死，總覺得是件不得了的事情，所以厭離心非常懇切的修行人，恨不得立刻把這生死解決掉。但大乘菩薩，運用般若智慧，去透視生死，了解生死本來是如幻如化的，根本沒有它的真實自性可以得到。所謂了生死，了個什麼？沒有自性的生死，當下就是涅槃，本來就是解脫，並不需要離開生死，另外去追求得到涅槃解脫。說實在的，如果離開了生死，根本就沒有涅槃可得！所謂生死即涅槃，就是不思議解脫境界。到達這種解脫境界，那就不是尋常的解脫境界，這樣不思議的解脫境界，唯有到達像普賢菩薩這樣的地位，才能夠獲得。

我們再用繫縛和解脫的意思來說，生在這個世間的每一個人，都被種種的煩惱所繫縛著。例如：我們有貪心，看到這個鬧鐘，覺得它很漂亮，就想擁有它，於是時時刻刻都在想著這個鐘，在還沒有得到它時，心中總是被這個煩惱所繫縛著，不能得到解脫。又如我們有瞋恚心，當我們的瞋心一生起來，便忘形得暴跳如雷，不能控制，就被這個煩惱所繫縛著，不能得到解脫。但是大乘菩薩就不一樣了，他了解煩惱本來就是如幻如化，沒有實在的自性可得，這個無自性煩惱，當下就是菩提，還有什麼可以繫縛你？

中國禪宗一向留傳著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：話說過去有一位出家



人，非常用功修行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去拜訪一位善知識，請求對他開示說：

「我本來是很用功修行的，可是近來時常感覺有一個什麼東西，把我繫縛得緊緊的，有時甚至透不過氣來，現在專程來拜訪你，請你給我一個解脫的方法。」

善知識聽後對他說：「繫縛確實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，你既然來找我，我當然盡心盡力幫助你，讓你從繫縛中解脫出來！但你要先把繫縛著的東西，拿來給我看看，好讓我認識一下，然後再幫你解除它！」

這位出家人聽了善知識的話，就開始找那個繫縛他的東西，可是找來找去卻找不到。這時他才領悟到：繫縛本來是不可得的！當下他便覺得解脫了。

所以《維摩詰經·觀眾生品》說：「佛為增上慢人，說離淫怒癡為解脫耳，若無增上慢者，佛說淫怒癡性，即是解脫。」離了煩惱繫縛，那裡還有解脫？唯有這種解脫境界，才是不思議解脫境界！

上面我們已經說過，不了解不思議解脫境界的人，要想獲得解脫，就要到深山窮谷中去苦修，至於了解不思議解脫境界的人，根本不需要這樣做，在現實社會中，就可以得到自在解脫。比如做生意的，照常做你的生意，就在做生意中得到解脫。好像做宰官的，照常做你的宰官，就在做宰官中得到解脫。所以真正不思議解脫境界，不必摒絕一切世俗的事業，而專心一意去追求！

對於不思議解脫境界的肯定，在佛法修行的人來說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個課題，中國一般學佛法的人，向來有一種錯誤的觀念，以為一旦學佛，就要拋棄家庭，離開社會，跑到沒有人煙足跡的地方去苦修，除了這樣，是沒有辦法得到解脫的。假如每個學佛法的人都這樣，試問世間的事由誰去辦理？甚至本來是一個很美滿的家庭，由於主婦信佛，對於家中的一切事情不聞不問，使得家庭搞得一團糟！這

樣不免使人誤會，以為佛教是摧毀家庭的，其實這是極大的錯誤！

我們要知道，修學佛法，仍然應該要做自己份內的事，不是放棄應做的工作就可得到解脫。不過有個原則，就是做事時只揀好的、善的、有益人群的來做，至於壞的、惡的、損害人群的那就不做了！

佛教過去被人誤解是消極的宗教，現在學佛的人，既然了解大乘菩薩所具有的不思議解脫境界，在社會上做事，便應站穩自己的立場，應從行為中表現佛教徒特有精神。多做自利利他的工作，多做利益人群的事業，使社會人士明白佛教是積極的宗教，是以救人救世為第一課題，而且從救人救世當中，來完成個人的解脫，才是不思議解脫境界。

不思議解脫境界是一種很高的境界，要到八地以上的菩薩，才能夠真正得到這一種境界，或者說是悟入這種境界。

（四）「入」：是悟入、契入、證入的意思。有能入和所入的差別。能入，是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；所入，就是不思議解脫境界。因此，佛法的修行人，要想契入不思議解脫境界，一定要修普賢菩薩十大行願的法門。唯有以行願法門作為妙方便，才能悟入不思議解脫境界。在說明這個論題時，本來有能入與所入的差別，但是，當真正悟入的時候，能入與所入也是不可得的。唯有這樣，才是不思議。假定有個能入與所入，就不能稱為不思議了！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，「入」字非常重要！因為要有這個入字，才能使境界與行願發生密切的關係，所以稱為「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菩薩行願品」。

經題淺說

〈普賢行願品〉是《華嚴經》中的一品。《華嚴經》完整的名稱，叫做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無論什麼經題，看起來雖然只有寥寥幾個



字，但實際上統括了全經的要旨。全經的中心思想，在經題中大體可以表達出來。對經題如果能夠完全了解，那麼對於整部經的大義，也就可以明白了。所以歷代的高僧大德，每講一部經時，一定先要把經題加以發揮。只是本經的意義的確很深奧，如果把它加以詳細解釋，實在是很麻煩的，只能依照字面簡略地淺說，好讓大家有所了解。現在就分成三段，加以解說。

一、「**經**」：經是中國的意譯，印度叫做「修多羅」，或者叫「素怛纜」，是線的意思，含有貫串和攝持的作用。好像一串珠，本來是一顆一顆的，很容易散失，現在用一條線把它貫串起來，不但不會散失，並且可以作為念佛的工具。佛在世的時候說法，不像現在有經本，是從他的大悲心中流露出來的，說過就算了，並沒有把它記錄下來。直到佛滅度以後，佛弟子恐怕日子久了，會忘失如來的教法，才開始結集佛經的會議，把佛所說的教法，用當時的文字，很有條理地編集起來，成為一部一部的佛經，這樣，不但不會遺失，並且可以作為後人讀誦受持的依據，所以稱為「經」。

二、「**大方廣**」：方廣，是一切大乘經典的通稱。佛的一切言教，除小乘經典外，所有的大乘經典都可以稱為「方廣經」。佛所說的經典雖然很多很多，但是把它歸納起來，就是通常所說的十二分教（也就是十二分類），其中有一類方廣教，就是代表所有的大乘經典。方廣也可稱為「方等」，所以這是大乘經典的代名詞。

大乘經典為什麼又叫做方廣經？因為佛教不論什麼宗派，不論大乘或小乘，都要講到境、行、果這三方面。境是所緣的境界，行是所修的行門、果是所證得的果位。因此，如果有人問：全部佛法所講的究竟是什麼？我們可以說：全體佛法所講的只是境、行、果三個字。不過，小乘的境、行、果不可以稱為方廣，只有大乘的境、行、果，才可稱為方廣。

大乘的境、行、果，為什麼叫做方廣？我們應該要知道，大乘經典裡面所啟示的境界，是廣大無邊的，所以境界稱為方廣；大乘經中所開顯的菩薩行，也是廣大無邊的，所以修行也稱為方廣；大乘經中所闡明的極果，又是至高無上的，所以果位更是稱為方廣了。佛法的修行人，要得到這廣大無邊的境、行、果，在時間上必須經過三大阿僧祇劫去修，在資糧方面，需要積集無量無邊的福德智慧，在成就方面，最後獲得大菩提果及大涅槃果，這就是方廣。所以方廣是用來顯示大乘境、行、果三方面的。

或許有人要問：在方廣上面，為什麼還要加上一個大字？這是因為大乘菩薩行，分有各種不同的等級。初地以前的菩薩我們姑且不談，單就登地以上的菩薩來說，一向分成十地，也就是十個不同的階位。七地以前的方廣，只是相對的方廣，不能稱為大方廣，八地以上的菩薩，已經證得了究竟的不思議解脫境界，才能稱為大方廣。

三、「佛華嚴」：佛，是最高的佛果，是能證的人；華，是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，是所修的因。古德說：「以萬行之因華，嚴無上之佛果。」這就是佛華嚴的意思。嚴，是莊嚴，最高無上的佛果，要以功德智慧去莊嚴它，不然就顯不出佛果的殊勝。而莊嚴佛果的功德智慧，是由修六度萬行而來的，假如不修的話，哪來功德智慧？佛在果地運用像華那樣的種種功德，來莊嚴法身。法身是所莊嚴的；種種的功德是能莊嚴的，集合能莊嚴跟所莊嚴，就稱為「佛華嚴」。

大方廣，是就法講的；佛，是就人講的；華嚴，是就譬喻講的。所以這個經題在七種立題中，包含了人、法、喻三種具足立題。

我們聽《華嚴經》，講《華嚴經》，是有很大感應的。不要以為坐在這裡聽經，沒有多大的意思。現在我來說一個故事，就可以知道聽經的受用了！

大約在佛滅度後八百年左右，印度有位世親菩薩出世，他從小乘



的說一切有部出家，專門弘揚小乘佛法，對於大乘佛法，不但沒有信仰受持，更別說弘揚了，反而時常加以譏謗，認為大乘不是佛說的。可是世親的哥哥無著菩薩恰巧和他相反，是專門弘揚大乘的一位菩薩。無著菩薩對於世親譏謗大乘，深知會造成很大的謗法罪惡，將來感受的苦報也是不得了！

無著為了挽救世親謗法的罪過，於是想了一個方便辦法，就是：有一天特地派人去找世親，告訴他說他的哥哥病了，而且病得很重，希望能和他見最後一面。世親趕來以後，無著有氣無力地對他說：「我現在病成這樣子，看來離開死期已經不遠了，請你幫我一個忙，就是在我的病床旁邊，誦經給我聽，這樣可以減輕我的病苦。本來我是可以自己念的，但被病苦纏縛，以致力不從心呀！」

世親聽到哥哥這樣說，心中十分難受，認為這樣的請求，就算對一個不相識的病人也是義不容辭的事，何況是自己的哥哥！

世親答應了無著的請求，無著就指着床邊几上一大堆的經書，對他說：「這些都是我平常所念的經典，現在請你一本一本讀給我聽就好了！」

於是世親就照着哥哥的話，一部一部地讀下去。原來這些都是大乘經典，無著是故意裝病要他來閱讀的。世親讀了，覺得這些大乘經典的義理很高深，很微妙，越讀越覺得大乘佛法的道理是不可思議的。回想自己一向譏謗大乘，造下了無邊的謗法重罪，不禁流下了懺悔的眼淚。他心裡想：「我以前實在太愚痴了！不知大乘經典原來是這麼樣的殊勝，居然加以譏謗它。我每天譏謗大乘，都是從我的嘴巴流露出來的，都是舌頭所造的罪，現在我知道懺悔了，唯有割下這謗法的舌頭，今後才不會再譏謗大乘，也可稍稍贖回我過去謗法的罪過！」

世親這樣想過以後，就拿起刀來要割下自己的舌頭，無著看到



了，立即阻止他說：「你瘋了？你要是真的割下舌頭，以後怎能再弘揚佛法呢？」

世親很沮喪地回答道：「你難道不知道我犯了彌天大罪？一向我都是用這舌頭謗法，如果不把它割掉，怎能消除我謗法的罪過？」

無著見機緣已經成熟，便對世親開示說：「你過去用舌頭譏謗大乘，如你所說的，造了無邊的謗法罪過。如今你想彌補過失，我以為唯有用你的舌頭來弘揚大乘佛法，這樣才是將功贖罪最好的辦法！」

世親聽了無著的開示，覺得這是最好的辦法，就決定照着無著的意思去做。可是，他一向是修持小乘的，現在突然要他來研究大乘經典，不知應從那一部經典下手才好？無著了解世親的難題，便建議他先從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開始研究，然後再逐漸學習一切大乘佛法。

世親就專心研究《華嚴經·十地品》，他研究得很有心得，便將研究的成果寫了一部《十地經論》，這是專題研究的著作，是很有價值的。從此以後，他就一直弘揚大乘佛法了。

《華嚴經》不同的譯本

我們中國所有的佛經，都是從印度傳譯過來的，《華嚴經》當然也不例外。但同樣一部經，往往有幾種不同的譯本，如《華嚴經》，在藏經中就有三部：一部叫做《四十華嚴》，一部叫做《六十華嚴》，一部叫做《八十華嚴》。以翻譯的時代先後來說：《六十華嚴》傳到中國最早，是東晉義熙十四年（西元四一八），由佛陀跋陀羅主持翻譯而成的。其次是《八十華嚴》，在唐初嗣聖元年（西元六八四），由實叉難陀在東都（洛陽）大內徧空寺，把梵文本譯為華語。《六十華嚴》或《八十華嚴》雖然卷帙很多，但在文字方面還沒有完全，從普賢菩薩說偈讚佛以後的文字，全部缺略了。最後傳來中國的是《四十華嚴》，是

唐末德宗貞元十二年（西元七九六），由德宗皇帝下詔請般若三藏所翻譯的，就是現在所講的這部《華嚴經》。實際上，般若三藏所譯的，只是當中的一品，就是〈入法界品〉。〈入法界品〉共計有四十卷，現在我們所講的〈普賢行願品〉是最後的一卷，前面的三十九卷，是《六十華嚴》及《八十華嚴》中最後的〈入法界品〉，〈普賢行願品〉並未曾翻譯過的。

《四十華嚴》，能夠傳譯到中國去，是因為唐德宗貞元十一年（西元七九五）十一月十八日，南天竺（就是南印度）烏荼國的獅子王親手書寫《大方廣佛華嚴經·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》四十卷（就是《四十華嚴》），連同一道表章，派人進貢到中國呈獻給德宗皇帝。德宗皇帝得到這一部梵文本聖典，非常歡喜地保存供養起來。就在貞元十二年六月五日，下了詔書恭請般若法師在長安崇福寺翻譯。般若三藏本來是北印度罽賓國人，早在德宗之前的代宗時，他就受代宗皇帝的邀請，到中國來弘揚佛法。因為法師對經律論非常通達，所以稱為三藏法師。由於這部經是奉皇帝的詔命翻譯的，所以說是奉詔譯。

根據佛教歷史告訴我們：當時翻譯這部《華嚴經》，除了主譯般若三藏，參加翻譯的大德高僧，還有西明寺圓照筆受、成都昭覺寺沙門弘道、鑿虛潤文，千福寺沙門道通證義、太原崇福寺澄觀、靈邃詳定，並且由霍仙鳴、竇文暢寫文進呈德宗皇帝，到貞元十四年（西元七九八），二月二十四日才完成，這就是《四十華嚴》。

這部經譯成以後，當時清涼國師曾經著作《華嚴疏鈔》，最後又特別為第四十卷〈普賢行願品〉製成疏文單獨流通，所以成為《四十華嚴》最後一卷另外的流行本。這看起來雖然也是華嚴大法短短的一卷經，但因其中含藏了如來的殊勝功德，不是普通的一卷經典可以相比的，也更顯出了它在整個佛法中特殊崇高的地位！🕉